

# 浅析“为学”之要义

## ——基于《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周亿豪

(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成人之关键在于学习,而学习之要义在于深刻理解“为学”之本末终始。《论语》是中华文明经几千年打磨的经典,它对于构建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学而》篇的第一章中,孔子以精炼的语言向读者传递出“为学”的本质和方法;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为学”过程中的社会效应以及对于这两种社会效应的应对。以开宗明义的方式告诉大家:“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关键词:**学;为学;要义;本末

### 一、释义

《论语》首篇的第一章有三句话: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即孔老师说,“子”在古代有多种意思,或为男子的通称、或把“五等名爵”称为子、亦或执政之大臣称子;发展到现代,学者们通常将古时候的“子”称为“老师”,如:孔子、孟子、庄子等等。“学”,朱注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以复其初也。”意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但是不同的人对善本性的体认有先后之分,圣人先知先觉,将体认到的人之本性或以语言直接传世、或以文字形式记载于文本之中;“学”的过程即是后知后觉者对文字语言记载中的先知先觉者的效仿,进而体认人的善良本性;钱注为“诵,习义。凡诵读练习皆是学”,“社会文化日兴,文字使用日盛,后觉习效先觉,不能不习效先觉之著述。”相较二者,“学”即为对于古圣先贤所留下的经典著述的言语层面上的诵习。“时”在朱子那里理解为“时习”,即每时每刻;在钱穆先生看来,“时”有三意:一是指年为时,二是指季节,三指晨夕;按照傅佩荣教授的理解,“时”应当理解为“在适当的时候”,笔者觉得傅教授的理解更具说服力。而“习”的理解自古以来比较统一,即如小鸟练习飞行,多次重复尝试,直到能翱翔于天空为止,引申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说”通“悦”,指由衷的欣喜、发自内心的高兴。第一句合起来在现代的语境下可翻译即为:诵读练习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经典著述,并在日常生活中适当的情境之下对应实践并且有所收获,不也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吗?

“朋”同类也,即志同道合的人,这里的志同道合是指在道义的追求上的契合,而不是忤逆之合。它不同于现代语境之下泛化了的“朋友”。“有朋自远方来”描绘的是一个人学有所成、有所规模、有所威仪,远方的有志于学的人闻之而不辞辛劳而来,以企盼在道业上互相切磋琢磨的图景。“乐”：“悦在心,乐主发散在外”,悦表示内在的喜悦,而乐则是表现在外的喜色,外在的乐是由内在的悦而发。“不亦乐乎”则为:不也表现出由内而外的高兴吗?“愠”以“怒”、“怨”解,即心中“不爽”的意向;“君子”为“成德之名”,即如前所述学有所成、有所规模、有所威仪的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自身学有所成而有人不知也并不感到愤怒、怨恨,不也是堂堂的君子吗?

朱子对《学而第一》的注释为“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用字极其精到的朱子在此处连续运用“本”“道之门”“德之基”等关键性词语,此章的重大意义可见一斑。“务”有“强也”“趋也”“疾走也”等多

重含义,即为某事而四处奔走,形容用力很深。一句“学者之先务也”可谓语重而心长,为学者不可不深体之。

### 二、为学之本与法

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常常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等是从古至今的中国思想家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他们前赴后继,为着天下大治做着自已最大的努力。然而,治理国家、安定天下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也非朝夕之功,非有对于天下规律的正确把握然后按其先后次序狠下功夫而不可能。《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从思考的线索来看,“明明德于天下”是学者的逻辑起点,实现它的前提是国家得以治理,国家得以治理的前提是家族安定,而家族的安定需要每个家族成员自身有一定的道德修养。从用力的次序上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三组之中,每一组的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逻辑目的。没有前者的牢固,不会有后者的成就;没有后者作为目的,前者将失去方向。为学治本,末则自然流露;如果有本未治而未治情况出现,也仅仅是侥幸,子曰:“人之生也直,枉之生幸而免。”所以“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在古代指通过学习经典文本、涵养精神品质进而修炼自身的道德品质,因为道德品质是“一以贯之”之道,是人與人之间适当关系的集中体现,即“明德”,所谓“明德”则是指能促进社会秩序井然的光明的、朗照的道德属性,它贯穿于个人、社会、国家、天下的始终,一切场合境域的治乱都依赖于此,学之习之则能成其德,成德方能成人。

今人将“学习”看成一个词语,一般指学生在学校接受的课堂教育,学习的对象大多偏向于书本之上的科学文化知识。学校通过书面考试的形式来考核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以最终的分数来判定学习者的等级次序,对分数考得相对较高的同学给予一定的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奖励。而在古时候的中国,“学”和“习”是两个不同的词语,分别表示不同的含义。如前所述,朱子给“学”的注是:言效也,……后觉效先觉知所为。人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存在,每个人都是自己所处时代以前的时代的多种条件的综合的产物,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多种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历史的经常结果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经常前提的影响。构成这些历史的经常前提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前人的实践的智慧的结晶,它们通过形成文字得以流传后世,后世的学者也有机会通过文本的记录体会前人的经验总结。在傅佩荣教授看来,孔子所处的时代,学习的文本主要是“五经六艺”,而这里的“五经六艺”泛指前人留下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中包含了对于平

定天下、治理国家、安定家族、修养身心的探索和总结，阅读体会它们则能从语义上初步了解“善”。值得注意的是，语义上的“善”仅仅是给学者们指出的善的方向和前人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结果，并不是善本身，也不是为学者自身所体会到的善。为学者还需要通过自身的“习”的过程朝着善的方向探索自身能力所能及的那个善，它或者是在前人所到达的那个善之前，还需更进一步的努力才能赶上前人；也或者是在之后，即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进而比前人更进一步地靠近善本身。无论是在前还是在后，都会自身在行为中的自然体现，如“鸟数飞也”，对飞行技能掌握得好的鸟儿自然在飞行中更能体现飞行的技术含量。“习”即是实践，在道德伦理生活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愈致其精，浹洽于中。“学而时习之”传递出多重密码：首先，学而习不是无习之学，也不是无学之习，更不是学、习皆无，而是学与习的并重，知与行的合一；其次，学而习不是习而学，讲究一个次序性，不学而行，便是盲行；学而不行，便是妄想。不过这里的先学而后行并非简单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是表示的是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即学与习交替前行，螺旋上升。最后，学而“时”习之，有一个时间的观念，马克思曾说：“时间即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它不仅表示单纯的一维时间序列，还包含了那段时间之下人的所处空间和场景，傅佩荣教授将“时”理解为适当的时候，我们则也可以将“时”理解为适当时候所对应的适当的场景。

如果说当今对于学习成果的评价是在于考试所取得的外在的分数的话，那么古时候的评价标准就是“说”——不亦说乎。“说”通“悦”，指中心喜悦，这种喜悦内在于心，并且由内而发。从“悦”中传递出来的有两个方面的深刻内涵：其一，学习应当是一个内向求索的一个过程，在求取中心之悦，而非外在之喜，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好其言，善其色者，致饰于外，务以悦人，悦人则在外而不在里。学习是通过对古圣先贤的言行记录的深切体会，并且落实于日常的道德行为之中，在不断的切磋琢磨中将外在于我的道德律令内化为自我心中的道德准则，并在实践之中学得一个“判断”，成就自身的“自由意志”，服务于自我的高品质生活，悦则至此而来；其二，悦之所从来那个心首先是个体之心，但不仅仅是个体之心。它并非是指个体的、任意的、短暂的“窃喜”之心，而是那个本质的、一贯的、长久的“道心”，悦则来自于个体之心与大道之心之间的相互印证并通过个体之心流露出来，此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

### 三、正向激励与反向开导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人自出生之时起便躋足于社会之中。人在社会之中与周围的社会成员进行着不计其数的社会交往，这些社会交往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也给每个个体的人带来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为学有本，也有末。强调本的重要性旨在告诉学者为学的根本方向性和用力之所在，并非简单的重本而抑末。末作为社会生活的直接现实体现，不可或缺，也是无法逃避。只是用工夫于本，末则自然而治；用工夫于末，则本末皆乱。《大学》有言：“明德为本，亲民为末”，明其明德需在亲民之中打磨。在现实的社会境遇中，当学者对于“明德”的把握正固之前，会出现正反两种现象以及其二者的中间状态的交替出现。正向的明德之光朗照，朋从远方而来；反向明德被遮蔽，人而不知，这是两种极端状态；在现实中明德既有朗照之光明，也有被遮蔽的昏暗，它们以不同的程度拟合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之中。

在这个社会之中，处于困顿当中而又对“明德”一如既往孜孜寻求的仁人志士往往不在少数，他们常常在黑暗中独自前行，既看不到前进的方向，也感到阵阵的孤独。但是心怀光明的他们，总是

在一次次嘲笑与挫折中摸索前行。他们对光明是如此的敏感，稍有可能便趋之向前。当一个学者能“学之正，习之熟，悦之深而不已焉耳”的时候，他便将自己活成了一束光，有所规模、有所成就，故能“以善及人，而信者众”孔子在这里以反问的语气告诉学者：“有志同道合的人与你进行交流切磋，难道不应该感到快乐吗？”因为这充分说明学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正面激励他不要感到孤独，大胆向前。再者，“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此乐是有中心之悦而发，而非简单的、轻浮的快乐，它有明德之“本”作为基础。孔夫子对为学者的正向激励不是简单地以灌毒鸡汤的方式，而是在其间饱含着深刻的道理，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从浅层来看，有朋自远方来传递出的是即使在乱世之中也有同行者，而不是学者孤身一人，而且学者自身对于道的追求得到了别人的应和，能够产生心灵的共鸣。这是应当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情，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其二，革命的乐观主义来自于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的道的把握，而志同道合者不畏路途遥远前来请教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学者对道的把握程度的肯定，唯有有所规模才能达到此种效果，为何不乐呢？

当然，在社会实践的大多数时候是为人所不知的，不为人所知则自身的价值不能在沟通交往之中得到确认，导致学者会一度陷入价值危机的困境之中。人从动物之中脱离出来，是因为人在一定的时候会使用理性，但是作为动物而言，人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凭着感性在行事。当遇到自己的行为和观点得不到众人的认同时，难免会有情绪的波动，表现出来则会迁怒于人，朱子认为“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一般学者很容易因自身的道德行为得到大家的认可而高兴，但当别人不理解时而不产生怨恨的情绪是很有难度的。在孔门弟子中，唯有颜回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可见这是一般学者所在所难免的。不过，通过仔细对这种情绪的产生和结果进行分析，如果顺其自然发展，将是百害而不利，所以这种情绪需要开导。“人不知而不愠”体现的是对于别人知或者不知的轻视，因为那并不是为学之本。程颐说到：“学之在己，知不知在人”作为外在的社会响应，并非是学者自身单方面的原因在起作用，于是他的响应与否与学者对于本的认识程度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不亦君子乎？”孔夫子在这里以反问的语气再次提醒了学者，为学之本正是在于成为“君子”，而“不愠”则是君子的基本修养，愠与不愠只在一步之遥。夫子在提醒中进一步指导学者“返本”，如此“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 小结：

为学有本，也有末。需要指出的是本与末的区别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才有所体现，在至善之境中，本与末浑然一体，浹洽于中。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必须有个本末先后，否则将一事无成。本自明明德而始，末在亲民而终。学者须先务本，通过既学也习的过程达至中心之悦。当学者在“本”未固时在社会交往中会有多种遭遇，朋来而乐，人不知而不愠，正向激励与反向开导，突出本之精要。

### 参考文献：

- [1]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钱穆.论语新解[M].成都：巴蜀书社，1985
- [3]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4]傅佩荣.傅佩荣译解论语[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